



## 水乡风情

夏日的清晨,人们在小河边起网,在小河边收获,在小河边欢笑。

## 小河热闹起来了

□徐良观

晨光熹微,门前小河边就热闹起来了:屋西那棵皂角树上的喜鹊爸妈就带着刚学会飞翔的小喜鹊们晨练了,“喳喳喳!”喜鹊一家六口,从河北皂角树飞到河南岸的楝树上,一边飞一边不断“喳喳”叫着。

河面上,晨雾缭绕,犹如给小河蒙上一块轻纱,空中俯瞰,犹如一条东西向的白色玉带;喜鹊的叫声,惊醒了河边草丛中的水鸡一家,黑色的水鸡们也早早从温暖的水边鸟巢中醒来,带着小水鸡们在河面上畅游觅食,水鸡爸爸头上那顶红色的“冠”在晨光中尤为显眼。

河两边布网的乡亲们也在这清晨早早撑起小船,开始倒网。小船轻快地在水上飘动,激起一圈圈涟漪,他们满怀希望,撩开一张张网,将龙虾和小鱼小虾收入桶中。

“你今天运气好啊!这条长鱼怕有八九两吧?能卖好几十块钱哩!”河南岸的华看到河北的林收获了一条黄鳝,惊奇地叫着,带着羡慕和嫉妒。“这是碰巧哦,好长时间没碰到长鱼了。”河北的林答道。“你这网的龙虾也不少啊!而且都是青头虾。”河北的林也为河南华的收获叫好起来。华看着刚刚收获的几只龙虾,心情大好。这青头龙虾仗着一对大钳子,成了俘虏后,还在桶里张牙舞爪,互相争斗着。你看那,棕红色的盔甲上点缀着黑色的小点,像个小武士。它头非常大,占了身体一半,头顶上长着两根大触角,眼睛睁着,随时应对同伴们的进攻。乡亲们互相说笑着,把快乐和笑声撒在缓缓流淌的小河上。

门前的小河叫“四深沟”,是一条贯穿全镇东西向的小河,向西直通三仓河,担负着沿河两岸数万亩农田的排灌。本村境内有沈灶河纵贯南北。俗话说:靠水吃水。这几年来,在河两岸布网张龙虾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人们把张网捕龙虾、鱼虾和螺蛳作为一种致富的途径,多的一年可以收入上万元,少的也有数千元,不过,主要取决于布网的多少。乡亲们张的网是尼龙线做的,呈圆筒形的,龙虾或者鱼类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,有地方叫地笼网,有的叫龙虾网。

这几年随着河道环境的整治,小河的水质越来越好,水生品种逐渐增加。

西邻的宏布网比较多,凌晨四点多的时候,门前皂角树上的喜鹊还没醒时,他就穿上水裤,戴着头灯,撑着小船开始收网,河水在头灯的微光里闪烁。一网又一网,又是一个收获的早晨,虽然每天都起得很早,他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收获的喜悦。“一夜东风吹雨过,满江新水长鱼虾”。五月的季节是小河的奉献季,也是沿河张网群众的收获季。宏的网里钻进的不是龙虾,而是每市斤价值三四十元的小河虾,小河虾长着四对胡须,有长有短,像戏里面将军头上的翎毛,很威风。扁平的尾巴强壮有力,性子躁,一撮就能弹出好远呢!那玲珑剔透的小河虾,可是餐桌上的美食呀。为了让它们能鲜活着进入酒店餐馆,宏把原来的小增氧机换成了大的,才适应了河虾大量上市的需要,他最多的一天能收获10多斤,成了小镇上各大酒店的抢手货。东邻的青是木匠,在四深沟门前一公里多长的河面上布网160支,凌晨两点就起身倒网,他要早早起网出售后再去上工。这几天网里收获最多的是螺蛳,每天的收入都在300元左右,多的时候达500元以上。我说你这样太辛苦了,他却云淡风轻地说一句:“习惯了。”是呀,他每天都辛苦着,收获着,快乐着。

夏日的清晨,人们在小河边起网,在小河边收获,在小河边欢笑。

## 生活滋味

蚕豆花是会眨眼睛的。眨巴眨巴,就眨来了五月。眨巴眨巴,就偷偷结出了青豆荚,五月便有了自己的味道。

## 垄上蚕豆滋味长

□徐育兵

蚕豆花是会眨眼睛的。眨巴眨巴,就眨来了五月。眨巴眨巴,就偷偷结出了青豆荚,五月便有了自己的味道。

青豆荚像吃饱了桑叶的蚕宝宝,就有了蚕豆的名字。青豆荚长长的身段两头尖,像极了水乡人离不开的小木船,便又有了船豆的美称。五月的蚕豆正是鲜嫩时,当仁不让,成为这个时节农家餐桌的当家花旦。放学后,约上小伙伴,挎上竹篮去摘青豆,是我最喜欢的事。田垄边,河坡上,一簇簇的蚕豆秧,填补了原本荒芜的边地。此刻,它们吸着五月的露水,蓬勃地生长,乌泱泱的叶子带来满眼的生机。拨开那些叶子,一颗颗青豆便露出了青涩的面容。这棵上摘两角,那棵上拽两角,一会儿,小竹篮就装满了。回家剥好,便有了晚餐桌上的美味。

烧青豆须有一把水咸菜,才能激发出鲜咸的味道。或者,母亲洗一把小青菜,剁碎了,拌上细盐,揉搓成团,挤去水分,一会儿,那菜团便从鲜绿变成深绿,就有了咸菜的模样。母亲称之为“洗头咸菜”,大概是形容时间不长,洗头发的工夫就好,倒是很形象。比之缸里腌的水咸菜,其口感咸中带脆,用它烧出的青豆,嫩嫩的,绿绿的,味道愈加鲜美。这是母亲的手艺。母亲粗糙的手,总能变出鲜嫩的美味,让我难忘。

不经意间,青豆便长出黑嘴边,这就过了吃青豆的时节了。等青豆荚变黑,便可摘下,在院子里晒干,踩开,收藏。

入夏了,天热了,人容易没胃口,母亲会抓出一把干蚕豆,把蚕豆支在固定好的刀刃上,拿小木棍轻轻一敲,干蚕豆便被劈成了蚕豆瓣。蚕豆瓣烧咸菜,咸中带香,闻一闻食欲就来了。当然,蚕豆瓣烧冬瓜、丝瓜也是经典的搭配。或者,母亲把干蚕豆泡在浅水的小盘里。过两天,那蚕豆由于瘪变得饱满,冒出白嫩的豆芽,我知道,母亲要做烂芽豆给我们吃了。烂芽豆在锅里焖熟,盛起来,拌上细盐和蒜瓣,浇上一点香油,烂芽豆的香味便扑鼻而来。后来我参加工作,街上也有卖芽豆的,却总是吃不出母亲做的味道。

入冬了,农闲了,母亲会倒出收藏的蚕豆,给我们炒蚕豆吃。有一段时间,我同村的表哥天天来玩,母亲便会从瓦罐里倒出炒蚕豆给他吃。有一天,罐子里的炒蚕豆见底了,表哥也不来了。我问妈妈表哥怎么不来玩了,妈妈笑着对我说:“放心,下次我炒蚕豆他就会来了,你哥哥鼻子尖呢!”神奇的是,下次炒蚕豆,表哥果然准时来了。1994年,我大学快要毕业了,仿佛一颗青豆荚快要成熟的时候,母亲突然走了。在外地工作的表哥特地请假赶回来,红着眼睛对我说:“小时候,每次有好吃的,大姨都不忘带给我……再也吃不到大姨的炒蚕豆了。”是的,小时候,他的大姨,我的母亲负责炒蚕豆,我和哥哥负责吃,她笑着看我们吃,那是再也回不去的岁月。

岁月无法翻转,垄上的蚕豆季季新。每到蚕豆上新,我总要买上几回。这蚕豆的味道里,藏着诸多不能忘却的记忆。

## 心香一瓣

花少了,树冠上却仍热闹着。热闹的是雀们,有十来只吧,花枝之间没完没了地叽喳,不时敏捷地左蹦右跳、灵巧地上啄下吮。这份显而易见的快乐,仿佛无边无际,花儿却在它们的快乐中更快地飘落下来。

## 花儿与雀们

□鲁声娜

因惦记那一树树盛开的杏花,早晨又去公园。却见昨天的杏树下,今晨铺着满地的落花。有整朵儿的,也有单是绿色花托携着丝丝细蕊的,更多的则是如娟纱似蝉翼的瓣瓣洁白。芳树无人花自落。一昼夜过去,花只剩一半留在枝上。每每有风吹过,更还见朵朵片片的白,悠悠然飘下。

在一棵高大山杏树下的花雨之中仰面默许许久。身边纷纷扬扬,也有瓣儿蕊儿落到脸上,点点都是惊鸿照影般转瞬即逝的小小沁凉。落花因风在水泥路上轻轻移动的声音亦隐约可听,引我一次次低首回望。花少了,树冠上却仍热闹着。热闹的是雀们,有十来只吧,花枝之间没完没了地叽喳,不时敏捷地左蹦右跳、灵巧地上啄下吮。这份显而易见的快乐,仿佛无边无际,花儿却在它们的快乐中更快地飘落下来。

彩云易散琉璃脆。美丽的杏花,春日里一番来去,不过短短几天时间,真是仓促得很,仓促却不潦草,叫人不免生出挽留心,然而无从挽留亦挽留不住。默默举起手机,试图将花的姿影多多撮存。在落满杏花的一块绿草坪上流连。是一处之前不曾注意到的杏林,树一溜儿半弧形排开,总有十来棵,枝上的花不多了,但一朵朵盈盈的白,于虬干疏枝间,点缀出足以动人心魄的古意。低头细看,草尖上,落花上,凝有细密晶莹的清露,给草与落花平添了许多灵性。花与露的映衬,让草坪更见青翠,也愈加生机盎然。漫步其间,淡淡的欢喜悠漾心头。

杏花仍在飘落,纷纷然,又悠悠然。也许明天,树上的花就要落尽。落下的花,草坪上的,树根畔泥土上的,树旁石块上的,细看,还是在枝时的色泽,并且,看着都很安静,仿佛刚刚经历过一段充满趣味的动人旅程,需要仔细回味,并为下一程做休憩调整。近处湖岸边的几棵垂丝海棠,横斜有致的润泽枝条间,密密匝匝的小花蕾一律嘟起红色的唇,急急地将蓄了满肚子的话吐出来似的。是的,要不了两天,这春天,又将赠人间以另具风致的一树树繁花。

